



蜿蜒的宝贝河如一条碧绿的绸带，绕着苍茫的土城子遗址缓缓流淌，滋养着这片沉淀了两千余年的土地。目光所及，一段段残垣断壁静静矗立，夯土的肌理粗糙而厚重，被风雨剥蚀出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像老人脸上纵横的皱纹，每一道都布满时光的刻痕，在天光云影间诉说着过往的繁华与沧桑。

盛乐古城不像江南古镇那般温婉精致，黛瓦粉墙藏着烟雨柔情；也不似中原古都那般气势恢宏，宫墙殿宇尽显皇家威仪。它以四平方公里的遗存，跨越春秋战国、秦汉、魏晋、隋唐及辽金元等十余个朝代，成为黄河几字弯北岸最古老、规模最大、沿用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，如同一部镌刻在黄土之上的无字史诗，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绵延。

站在遗址的高处俯瞰，四城叠压的“城摞城”格局清晰可辨，西、南、中、北四座城址相互嵌套、层层叠压，如同时光层层堆叠的年轮，一圈圈晕开千年的过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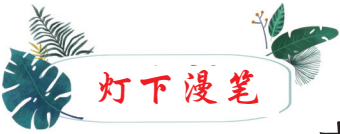
西城是四座城中最早形成的，为春秋时期所筑，东垣保存完整，长310米，南垣残长156米，北垣残长240米。无论是城址的形制结构、城内出土器物的特征，还是城外遗址与墓葬中器物的形态风格，都带有鲜明的春秋狄文化印记，这表明该古城是春秋时期“狄族”或“狄国”的城邑。据文献记载，和林格尔土城子地区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獫狁、北狄(犬戎)居住地，《诗经·车马》所记载的“俨狁于襄”的“襄”地就是这里。

南城是春秋战国至魏晋时期的遗存，南北长550米，东西长520米。残垣低矮，早已与周边的土地融为一体，只留下浅浅的土埂。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，从云中郡辟出定襄郡，郡治设在成乐县，即土城子遗址的南城。“定襄”二字，既承载着“安定襄地”的期望，也表明中原王朝的行政体系与文化制度深度融入北方大地。俯身轻触，夯土层间还残留着先秦时期的陶片碎片，粗糙的绳纹纹路里，藏着早期北方先民炊烟袅袅的生活烟火。

中城文化堆积最深、存续时间很长，一直沿用至隋唐、辽金元时期。十余米的土层中，藏着战国的青砖灰瓦，汉代的卷云瓦当、北魏的连瓣构件、唐代的素面陶片，不同时代的文明碎片在此交错迭代，诉说着这座古城从未中断的烟火气息。

北城规模最大，是隋唐单于大都护府所在地。瓮城的轮廓、马面的残基尚存，虽只剩黄土夯筑的残垣，却依旧能依稀窥见当年北方重镇的雄浑气象，仿佛能看见戍边将士列队巡城，商旅驼队缓缓入城的盛景。

古城8800余米的城墙遗存，残高不足半米到十余米不等，有的被风雨侵蚀得平缓如丘，与草原、田垄浑然一色；有的依旧挺立，棱角虽被岁月磨钝，却依旧透着坚韧的风骨，每一寸夯土都凝聚着先民的汗水与智慧，每一段城垣都承载着朝代的更迭与变迁，没有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没有精雕细琢的楼阁，却以最质朴的黄土，构筑起草原文明最坚实的丰碑。



孝顺是一种美德，也是一个家庭无价的财富

●王占义

何为孝顺？孝顺不是人前作秀的假意殷勤，不是家境富足后的物质堆砌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良知，藏在细节里的真心。它是为人子女最基本的德行，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亲情传承，更是一生修来的、藏在岁月里的绵长福报。

百善孝为先，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，是历经千年不曾改变的做人根本。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，自幼深得母亲疼爱，也是她寄予厚望、期许最多的孩子。身在幼子之位，沐浴母爱深情，也让我比旁人更能读懂亲情可贵，更能参悟孝道真谛。孝顺从来不是凭空生来的觉悟，而是家风代代熏染、一辈辈言传身教传下来的。我从小就看父母、长辈们对奶奶至孝至敬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把老人放在心上、敬在眼前。这份淳朴的孝行深深烙印在我心底，也早早在我心田里种下了知恩尽孝的种子。

儿时虽生活清贫，但天真烂漫，无忧无虑，懵懂之间便懂得心疼老人。记得年少时，我常常光着脚丫跑到排水渠，或用箩筐捞鱼，或用草棒围捕小鱼，只为带回家给奶奶尝鲜。奶奶格外疼我，亲我，经常在袖筒里给我装点奶皮子或奶豆腐，有时甚至是一块干馒头。那份从小根植心底的温情，让我早早明白，孝顺不是长大后才要做的事，而是发自本心、自然而然的牵挂与惦念。

人生风雨无常，早年父亲不幸患胃癌病逝，母亲年纪轻轻便守寡持家，一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六个子女拉扯成人、抚育成才。

母亲从小生长在库布齐沙漠腹地，一辈子困于大漠戈壁，从未走出过家乡，不曾见识外面繁华精彩的世界。待到母亲年近七旬，身体尚健，心境安然，我特意陪伴母亲远赴京城，登上庄严的天安门城楼，漫步雄伟的万里长城，又到渤海湾租一条大船游历烟波浩渺的渤海，一步步圆了老人家走出大漠、看一看外面大千世界的梦想。母亲的坚韧与付出，我们做儿女的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也从那时起，我便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尽孝，慰藉母心、成全母愿，让母亲安享晚年，不留人

盛乐遗迹

●姜子家



■乐炎 摄

风掠过遗址，带着草原的清冽与泥土的芬芳，裹挟着远处阴山的苍茫气息，仿佛穿越千年，将历史的回音轻轻送来。商周春秋，这里是獫狁、北狄的游牧之地，逐水草而居的先民，在阴山南麓、黄河之滨放牧狩猎，驼马的铃铛声在草原上回荡，质朴的陶器盛放着奶食与谷物，用坚韧的意志适应草原的寒暑交替，游牧文明的自由与奔放，在此生根发芽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开疆拓土，这里成为赵国云中郡的边城，中原的农耕文明顺着长城沿线蔓延而来，先民们取黄河之滨的黄土，层层夯筑，筑起防御的城墙，开垦出阡陌良田，游牧与农耕第一次在此相遇相拥。秦汉一统，天下归心，汉高祖在此地设定襄郡成乐县，中原的礼制、农耕技术与北方的游牧习俗相互融合，城郭之内，阡陌纵横，炊烟袅袅，既有中原的耕读传承、诗书传家的温婉，也有草原的豪迈洒脱，纵马驰骋的不羁，出土的汉代陶器、铜器，造型兼具中原的规整典雅与北方的粗犷质朴，成为文明交融的最早见证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魏晋南北朝的烽烟中，拓跋鲜卑踏着草原的风，赶着成群的牛羊，从现今的呼伦贝尔大兴安岭深处南下，来到这片水土丰饶、水草肥美的土地。公元258年，拓跋鲜卑首领率部定居于此。公元386年，拓跋珪即代王位，定都盛乐，这座古城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。盛乐，成为北魏王朝的肇基之地，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、开创霸业的起点。彼时的盛乐城，不再是单纯的边城，而是兼具草原气魄与中原规制的都城，宫殿楼阁依地势而建，错落有致，鲜卑贵族与汉族百姓共处一城，骁勇彪悍与儒雅温润相互滋养。中城出土的黑面陶光筒瓦、连瓣纹瓦当，与山西平城(今山西大同)、河南洛阳故城的构件如出一辙。北魏镶嵌宝石金猪佩饰等文物，工艺精湛绝伦，既保留了鲜卑族对金银、宝石的独特审美，

又融入了中原的锻造、镶嵌技艺精髓。拓跋鲜卑在此繁衍生息，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王朝建制，最终迁都大同、洛阳，推动着民族融合的大潮，而盛乐始终作为北都，也见证着一个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的壮阔历程。

隋唐盛世，国运昌隆，土城子遗址再度迎来新的荣光。唐代在此设立单于大都护府，统领北方草原诸部，成为中原王朝治理北方、安抚游牧民族的核心重镇，更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关键节点，驼铃声声，跨越万里，连接起中原与漠北的商贸与文化。北城的恢宏格局，正是唐代大都护府的遗存，四座城门各带瓮城，城墙间马面林立，夯土城墙宽厚坚实，尽显大唐的雄浑气魄与大国气度。彼时的单于大都护府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，中原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顺着古道而来，色彩艳丽的丝绸披在草原儿女肩头，清香的茶叶浸润着各族百姓的心田；草原的皮毛、骏马运往中原，丰富着中原大地的物产，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人们在此汇聚，语言交融、习俗互通、情感相连，欢声笑语回荡在古城的街巷之间。出土的唐代黄绿釉鸂鶒形提梁陶壶，色彩艳丽斑斓，造型灵动鲜活，壶身鸂鶒栩栩如生，既有中原陶瓷的精湛烧制工艺，又有草原文化的生动意趣，是盛唐时期民族交融、文化繁荣的生动缩影。

辽金元时期，这里依旧是北方重要的城邑，辽代设丰州振武县，元代为振武城，历经战火与变迁，古城的烟火从未彻底熄灭。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在朝代更迭中不断交融，长期共生共存。辽金的青灰砖瓦、元代的青白瓷器，依旧在土层中静静留存，延续着这座古城的生命脉络。从春秋的游牧部落到战国的边城，从汉代的郡治到北魏的都城，从唐代的大都护府到辽金元的城邑，两千余年的时光里，土城子遗址始终屹立，见证着北

方地区从部落聚居到王朝建制，从文明碰撞到深度交融的完整历程。它的历史，就是一部浓缩的北方民族融合史，一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史。

漫步于遗址之中，脚下的每一片土地，都松软而厚重，轻轻一踩，仿佛就能触碰到千年的历史密码。城外数十座汉唐墓葬，两千余座历代古墓，星罗棋布般散落在原野之上，万余件出土文物，安静地陈列于博物馆中，从春秋的素面陶瓮到战国的青铜兵器，从北魏的金饰佩件到唐代的三彩俑器，每一件文物都沉默不语，却又字字千钧。它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，却真实记录着先民的日常起居、王朝的兴衰荣辱、民族的往来交好；它们没有华丽夺目的外表，却承载着最厚重的文化底蕴，实证着中华文明在青城大地的绵延不绝，实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的主流。那些散落的陶片，是先民生活的碎片，拼凑出烟火寻常的岁月；那些残缺的瓦当，是王朝繁华的印记，镌刻着盛世的荣光；那些斑驳的墓葬壁画，色彩虽已褪去，却依旧能看清人物的服饰、神态，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生动画卷，它们共同拼凑起一段不曾中断的北方文明史，让我们得以透过岁月的尘埃，触摸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坚实脉络。

土城子遗址的珍贵，从来不在于它曾经的繁华与宏大，而在于它的千年坚守与海纳百川的包容。它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，扼守关中、晋中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却从未因战火而彻底湮灭，从未因更迭而断绝文脉。两千余年里，不同民族先后在此生活、繁衍、交融，中原文化、草原文化、长城文化、黄河文化在此汇聚碰撞，最终融为一体。它拥有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，从春秋到元代，层层叠压，代代相传，没有缺环，没有断裂，这在全国古城遗址中都极为罕见。它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，历经千年风雨洗礼，看惯了朝代更迭、世事变迁，却始终初心不改，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，见证着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从分散走向凝聚，从碰撞走向融合，最终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。

如今，土城子遗址已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盛乐博物馆静静伫立在旁，白墙灰瓦与古老遗址相映成趣，守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。昔日的繁华都城，如今化作一片生机盎然的田野，庄稼在城墙轮廓间肆意生长，郁郁葱葱，麦浪在风中起伏，古老的夯土与鲜活的田园相互映衬，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烟火在此完美交融。

土城子遗址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，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包容与坚韧，承载着北方文明的记忆与荣光，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静静伫立，生生不息，向后人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传递着多元一体、团结共生的永恒真理。它不仅是和林格尔的骄傲，更是内蒙古的骄傲，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旧熠熠生辉，照亮着民族复兴的前行之路。

与巧思，化解他们的忧愁与心结，护佑他们身心安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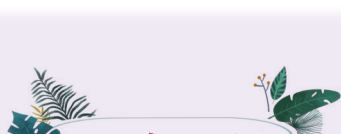
我始终认为，真正的孝顺，是孝心与孝力的完美统一。有孝心，是心底存感恩、存敬畏，懂得知恩报恩，愿意心疼老人、陪伴老人、善待老人；有孝力，是要有一定的能力、担当与情怀作支撑。所以说，孝心是根，孝力是枝。有心无力，孝行难落地；有力无心，富贵也薄情。唯有心存感恩、心怀孝道，又有能力担当、愿意倾情付出，以真心待老人，以实力尽孝心，于细微处呵护，于忧愁时解忧，才是最圆满的做人尽孝之道。

孝顺，更是一种言传身教的家风。你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，子女便会耳濡目染、学着你的样子做人行事。世间的温情与善意，从来都是循环往复的。你对父母心怀感恩、悉心尽孝，用真心呵护他们的情绪，用行动化解他们的烦恼，便是在晚辈心中种下善良与孝道的种子，这份美德代代传承，便是一个家庭最无价的财富。

懂得孝顺、践行孝道的人，内心常怀感恩与宽厚，待人真诚、处世厚道，自带温润谦和的底气。家庭因孝而和睦，亲人因孝而情深，日子因孝而安稳绵长。正所谓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以孝立身，以德传家，这份至真至善的美德，终会化作一生安稳、阖家安康的深厚福报。

细品孝道真谛，回望半生修行，孝顺是做人立身的根本美德，更是润泽一生、福泽家门的绵长福报。孝顺不在豪言壮语，不在大富大贵，而在儿时下河捞鱼的懵懂牵挂里，在牵牵依依、弟兄姊妹同心为母建房的担当里，在陪伴母亲走出大漠圆梦京城山海的温情里，在成全老人心愿的顺从里，在为解母忧、巧用心思的呵护里，在孝心与孝力兼具的坚守里。

不忤逆、不嫌弃、不敷衍，懂感恩、知顺从、有担当。以孝修身，心底澄澈；以孝持家，家和业兴；以孝传家，福泽后人。让我们珍惜父母长辈健在的时光，把孝心放在心上、落在行上，修一生美德，纳一生福报，不留人生遗憾，安享岁月温情。



感念时光的赠予

●张文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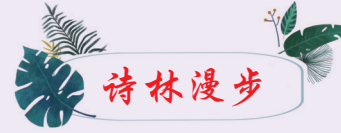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诗人元淮所作《小满》云：“子规声里雨如烟，润遍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，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在如烟的细雨里传来了一声声杜鹃鸟的啼鸣，温润的湿气浸透人们的衣物。梅子黄了大半，倒映在水中，邻居家桑蚕已熟，小麦也即将要收割了。诗人起笔便见风雅，诗中意境恬淡，如写意画般墨点田园，美好从来不在喧嚣，而在心有安处。今人再读该诗，好一番心灵滋润，追寻访古间，回归心灵本真，阅尽繁华，唯有心安！

庖丁解牛，厚积薄发；修一颗从从容心，做一个深耕者；扛得住浮躁，才能守得住本心；不争辩，不退却，宠辱不惊；认清了现实的真相，依然热爱生活；感谢时光的雕琢，赐予我们如此美妙的世界……这些人生哲思，大约就是节气小满给人们的启示，生命丰满中适当留白，蛰伏不是停滞，沉淀是为了更好的启程与昂首。得先有扎根的底气，再有生长的勇气。有张有弛，张弛有度，无用方能成就大用。

《五绝·小满》是宋代诗人欧阳修创作的一首描写小满节气时的风景诗：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堦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这首诗描绘了小满时节的美丽景色：夜莺在茂盛的绿柳枝头自由自在地啼鸣，皎洁的月光照亮了万里长空。诗人最爱观看田间的麦子在风中轻轻摇曳，笑着那满地落花。诗中运用了拟人手法，生动形象地写出麦苗茁壮成长的景象，诗人内心的喜悦之情也满溢。人生不必沉迷于过往的爱恨情仇，尽管落红散去，还有绿柳夜莺；哪怕风雨同行，也总有皓月长空的清朗与舒畅。人生起起伏伏原本常态，世事变幻也本是规律，何不以喜悦之心接纳一切，拥抱一切，体会生命每一个阶段的美好。

宋代巩丰的《晨征》云：“静观群动亦劳哉，岂独吾为旅食催。鸡鸣未圆天已晓，蛙鸣初散雨还来。清和入序殊无暑，小满先时政有雷。酒贱茶饶新而熟，不妨乘兴且徘徊。”静观世间万物皆忙碌，岂止是你我为生计奔波。雄鸡未唱天已破晓，青蛙初鸣雨又飘然而来。酒价便宜茶叶丰富，新熟可饮，不妨乘兴出去走走吧。这首诗描绘了清晨出行时的所见所感，表达了诗人对生活的感悟和豁达的人生态度。诗中通过自然景象的描写，如鸡鸣、蛙鸣、雨来等，展现了清晨的生机与活力，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旅途劳顿的感慨，然而诗人反转心情，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乐观与洒脱，不妨乘兴而行，暂且徘徊享受当下。

当下，余生最年轻的时刻，站在未来的节点，当下已不再来。何不把握当下，以从容之态，顺势而为，借势而为，智慧应对人生的一切遭遇。可勤勉精进，却不可强求；可未雨绸缪，却不可操之过急；可短暂休憩，却不可怠惰于性；可长驱直入，却不如迂回婉转。是你的，终究是你的，天道酬勤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！豁达通透，方能行稳致远。



万马奔腾

●钉子

你亲眼见过万马奔腾吗？

那些让人心旌摇曳，沸腾的嘶鸣

那些被马蹄蹂躏踏裂一地

不肯停止呜咽呻吟的烈烈长风

那些十万辆重链连在一起

擂响大鼓，纷飞如同乌云翻卷

垂落头顶的天空中

滚过的雷声，经久不息……

而这一切都融进了360根马尾

生长出来的一把马头琴

那藏进琴箱的第361根，独属浑善达克

像是放纵草原奔腾的鞭花和缰绳

弹琴的汉子，时而粗犷豪迈

像天边草原马拉盖，时而

九曲回肠如同锡林河。他的手指

牢固地牵引着——锡林郭勒的等高线